

陷坑

庫布林著

秦文漪譯

中興譯文叢刊

I

(長篇)

陷坑

庫布林著・秦文漪譯

中興出版公司行

利
文
義



S. J. Topony
Stenod
H. Topony
H. Topony
1893

著者前言

這本書已經由俄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文、瑞典文、芬蘭文、挪威文、波希米亞文、匈牙利文、英文、波蘭文、立陶宛文以及其他文字刊印出版，銷數已逾二百萬份。

這本書在心理上所得到的效果，除掉一些讀者滿足了不正常的好奇心外，我深信一定有大多數人在看了之後會衷心對於娼妓問題發出真摯的同情心的。

但著者直至現在，對於「雅瑪」還並不感到滿意。

幾千年來世界上一直充溢着許多令人室息而不易克服的嚴重問題，懸降在人類頭上，壓迫着他們往卑劣的深淵走去。戰爭、娼妓、死刑、終身監禁。大多數瀕于飢餓的人民一直在少數饕餮的人們面前苦役着。

而罪惡中最罪惡之事，照我看來，總莫過于以販賣上帝賦予我們最崇高的禮物——女人的肉體一件事了。但我亦常常想到，人類社會中，最古老的疾病——娼

妓問題——是可以用法使它迅速療愈的。「每一個人」我想，「祇要向旁人說：『你亦有個白髮尊敬，唱給你聽美麗的民歌的老祖母；你也有個偎倚在她懷抱裏幸福地睜開小眼吮吸她乳汁的母親；你也有個使你家庭溫暖，你子女的媽媽的妻子；你也有個曼聲輕歌愉快而出色的妹妹。假使有人向她們說一句稍涉猥褻的雙關話，你便會憤怒得雙腳直跳，渾身顫慄。」

「而你却以你的先令、銀洋、盧布、法朗、馬克去換取娼妓的肉體，以宣洩你一時情緒的衝動。」

「你還聲辯着說那種婦女是爲了不願意工作而墮落。不過事實的真相恰剛剛和你的聲辯相反：假使她年輕時也曾受過些微的保管和教養，她亦會是一個愉快的母親，一個可愛的妹妹，或是一個出色的女兒的。」

「你還可以說：『我的家庭是一回事，而旁人的家庭是另一回事，怎麼可以和旁人相提並論呢。……』不過這種思想是卑劣的！你們是受過歷史薰陶的人，你們稍微有些智識，難道你們不是基督徒嗎？」

「你滿足了厭慾之後，便泰然自若的離開了那娼妓，殊不知你在玩弄她的時候，你已經利用了這種社會的畸形組織，像搶劫一個盲人的手袋，像把一個無辜的

人綑起來而加以鞭笞，像欺騙了一個無知的嬰孩，你的人格已經遠比娼妓低微和卑劣了。』』

我依照我所看到所知道的寫了這麼一本關於娼妓的書，——但却依然找不出有效的方法使這問題消滅。我祇曉得這些不幸的女人被迫而去做妓女的原因不外乎貧窮和缺乏教養，被甘言的誘惑，或被遺棄，被奸人所販賣，再不然就是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工作而出此下策。我盡我的力量把這種原因和現象寫出來，希望我的呼喊和勸說能不受人們的忽視。

有一次，我乘了火車從彼得堡到克里米亞去，半途上碰到了認識我的幾個年青的工程師，和我談了一些關於娼妓問題的話。

『你暴露了妓院生活的黑暗和痛苦，』他們說：『不過假如沒有了妓院，那麼成年男子的性的飢渴又怎麼纔能找到出路呢？』

我把所能回答出的最好的答案向他們說：

『粗糙的被單；硬板床，不太厚不太暖的被褥，有充分通風設備而涼爽的臥室；睡眠時間減少；不要懶在床上；一醒便起身；食物要簡單而少放調味品，多讀高尚的文藝書籍；日間多做勞力工作；時常在戶外運動；男女同學，……還有，趁

早結婚，最好能在二十五歲左右。』

『這些我們都知道。但這種方法祇能減低或緩和性的慾望。而我們的基本問題是：如何纔能設法使這種慾望滿足呢？』

我生氣了。就把托爾斯泰的故事回答了他們：

『托爾斯泰有一次參加了一個高等社會的座談會，他憤怒地攻擊當時政府的顛倒和腐敗。一個年青人聽了他的話，便問道：

『「那麼，列夫·托爾斯泰，就算你所說政府是腐敗無能的話是對的罷。不過假使沒有了這個政府，那麼用什麼東西去代替它呢？』

『托爾斯泰便斬釘截鐵的回答了他們：

『「你問的問題錯了路了。你們問我：「不幸已臨到了我頭上，我應當怎樣去做？」我說：「你是患着如此這般的一種病。你應當趕快去看醫生。虔誠地服藥。」而你却駁斥我的忠告，強硬地再問下去：「對的——我當然會去看醫生求他診療的，但是用什麼東西來代替我身上的梅毒呢？」我得承認，對於這個問題，我委實很難于回答了……』』

我的情形正復如此。我已經盡力忠實地寫出娼妓問題的恐怖。但多疑善感，假

冒爲善的檢查員無情地削去了許多。而剩餘下來的又嚇住了一般羣衆。我已經收到成千封讀者的來信，訴說，我的書會動搖社會的基礎，會使青年墮落。這種信還接連的在寄來。好多人都都不了解我寫這本書的動機和意願。但是我也曾收到許多友善和鼓勵我的信件；有一封是個年長誠實而又聰明的世界觀的女人寫給我的，有幾封是誠摯的剛在青春期的男女孩子寫的。我還接到幾封妓女寫來的信，文法上雖有極大的錯誤，然而內容却異常豐富和動人……。

還有件奇怪的事；我在巴黎時却收到許多同情和表明這本書是正當的信。自從此書用法語翻譯以後，巴黎的報紙和輿論對之有很生動的反應。評論曾指出了它的短處，但一般的意見都認爲這書裏雖然有些粗暴和奇特的角色，却有充份的道德觀念，能適合讀者的需求，同時還富有溫暖的人道的情感，仍不失爲一本看後還值得考慮的書。

我鬆了一口氣。至少在用另外一種方言的國家裏我已得到了成功了。

這本書在俄國已經印了許多版，我希望世界上有文字的國家都能有忠實而同情的譯者把它翻譯出來。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一部

一

還沒有鐵路的時候，在南方一個大城附近的一個區域裏，聚居着許多政府的和私營的驛車馬夫。人們就稱這個區域做馬夫區，或者通常都稱它爲雅馬區。過了相當時間，蒸氣機的運輸工具替代了獸力。這些富有血氣的馬車夫便漸漸地放棄了他們勇敢的生活，轉換別的職業去了。但是，很多年以後——直到現在——雅馬還是一個很著名的地方，人們都知道它是一個充滿着歡笑的，酒氣薰天的，喧鬧的，有危險性的不夜城。

事情的發展是這樣的。在那些古老的，曾經一度充滿着溫暖的房子裏，有着紅噴噴面頰精神活潑的士兵的妻子們，和雅馬街上的寡婦們，起先祕密地經營着酒和肉體的買賣，隨即在有勢力的人的允准之下，在官方監督之下，在許多嚴格的規定之下，大量的妓院便雨後春筍般的開了起來。到十九世紀的末期，整個雅馬的兩條

街——大雅瑪街和小雅瑪街——就廣泛地充滿了這種不名譽的房子。剩下來祇有六七家乾淨的，而這六七家也許經營着酒吧間、雜貨舖之類與妓院有關的營業的。

這三十多家妓院裏生活的方式、態度、習慣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所不同的僅是取費的高低；妓女醜妍分配之不同；服裝的漂亮或落伍；以及裝飾品的華貴或寒酸。

最出色的一幢叫做萊特普耳。資格亦最老，位於大雅瑪街進口的左首第一家，它並不祇有一個老闆，而是股東性質的。其中一個股東甚至是縣參議員。房子是綠白相間的兩層樓；一所仿照古俄羅斯式的建築；門面上有木刻的馬、雞，等浮飾；階沿上鋪着有白邊的地毯；廳前有一個木製的盤，預備客人們放置名片的；舞池內有嵌木的地板；窗上有絹綢和絲織品的兩重窗帘；靠牆安置着白色和金色的圈椅；鏡子上釀着鍍金的鏡框；有兩個私室裏有地毯，長椅，白綢的靠背；寢室裏有藍色的，玫瑰色的燈籠，生絲料子的毯子和乾淨的枕頭；姑娘們的衣裳有的是很短的邊緣上有毛的裙子；有的打扮得像騎兵，有的穿着漁娘或女學生的衣服；她們大部份是來自波羅的海沿岸的德國人——碩大，美麗、潔淨，和豐碩的乳房。在這所房子裏，玩一次是三盧布，住夜是十盧布。

兩盧布的院子有三家——莎菲亞、老基輔、和安娜·麥可夫娜——裏面就比較壞，比較因陋就簡。除掉上說的四家外，其餘在大雅瑪街上的都是一個盧布的院子；裝飾就更壞了。至於小雅馬街上的妓院，顧客多半是兵士，慣竊，走江湖的，那裝飾就簡直不堪入眼，那兒客堂裏的地板都不平的，到處充滿着木屑碎片，窗窰祇是紅色的麻織品，並且已破舊不堪；臥室祇用木板隔開來，而這木板祇有七八尺高，並不碰到天花板的；床上祇有草褥和一條點點班班的被單，一條褪色醜醜的法蘭絨毯，地板上到處都是洞，裏面充滿了酸氣、霉氣、酒精氣、和人類的汗氣，姑娘也都穿得很破舊，大部份粗暴，喧譁，鼻子朝着天；臉頰上用紅紙濡以口水搽上一點紅色，但昨天晚上被抓破，被打擊的痕跡仍然可以看得到的。

一年之中，除了聖週的末了三天和奉告節的前夜之外，當暮色剛剛爬上了大地，每家院子大門口的上面，便都點上了紅燈籠，街上好像復活節的假期一般；所有窗戶裏都透露出燈光，輕盈的提琴和鋼琴聲浮蕩在空間；馬車毫無休止地匆匆地來，又匆匆的去。每個院子的大門都暢開着，人們可以從街上看進去，一直看到峻矗着的樓梯，梯上狹窄的走廊，走廊上懸着多面反射的煤氣燈，看到前廳綠色的牆頭，牆上漆着瑞士的風景。（瑞士風景與這種妓院又有什麼關係呢？）從夜晚到

早晨，成千成萬的人們在這樓梯上跑上跑下。顧客有：來尋找人爲刺激的，衣衫破舊的老年人；軍事學校的學生和大學士——有些甚至還帶着些孩子氣的學生；有鬍子的家長們；架着金邊眼鏡的社會上的閒人；剛新婚的新郎；名望很大、年高德劭的教授們；竊賊；兇徒；自由職業的律師；嚴肅的衛道家——兒童教育家以及那些編着最前進的，猛烈主張男女平等的文章的編輯；騙子；偵探；逃犯；政府官員；抑鬱的社會主義者；雇用的愛國者；惶怯的與兇惡的；病人和好人；第一次來嚐味道的人；年老的放蕩不羈的人；藍服美貌的和醜陋不堪的人；啞子；瞎子；爛鼻子的；以及那些禿頂，癩頭，面上滿是瘡疤，身上充滿寄生生物的人們。他們自由地來去，好像走進一個餐館或火車站候車室一樣，他們坐下，吸煙，喝酒，作樂；他們跳舞，轉動着肚子做出醜惡的動作，模倣着性愛時的實在情形。有些在客堂裏等得久了一些，有些很匆忙，急急地選擇女人，他們知道不會遭拒絕的。然後不忍心地預先付了錢，在那張前一個客人的體溫尚未散盡的溫暖的公床上，無目的地做着宇宙間最偉大最美麗的秘密事——生命藉以持續的秘密事。這些女人用了一仍不變的準備，單調的，少有變化的語句，用熟練的職業上的動作，像機器一樣的滿足了他們的慾望，於是再用同樣的話句，笑臉，姿態，在同一個晚上，接待第三個，第四

第十個客人，那些時常在會客室等待的客人。

整個的夜晚這樣地過去，天亮以後，雅瑪漸漸地靜了下來。早晨雖然美麗，但充滿在雅瑪的祇是靜默，虛空無人。每人都在睡覺，大門關得緊緊的，玻璃窗外還加了一層百葉窗。這種靜默一直要到黃昏，那時女人們都甦醒過來準備着夜裏的活動了。

這樣，一天又天，窮年累月，毫無休止地，四百個愚笨、懶惰、神經質、無生殖力的女人生活在她們公共寢室之中：被社會遺棄着，被家庭咒詛着，這社會過剩性能的排水溝渠！

一一

午後二點鐘。在第二流的，兩虛布的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每樣東西都浸淫在沉睡裏。客堂裏鍍金框的鏡子，二十多隻便椅，以及牆上懸掛着的兩幅油畫亦好像都在沉睡中，靜悄悄地，幽暗地，發射出抑鬱嚴酷的氣氛。就在昨天晚上，好像每天一樣，燈燃燒着，最淫蕩的音樂聲音飄蕩着，藍色烟圈迴旋着，一對對男女做着同樣的事情，小腿舉得高高的，屁股顫動着，門上紅燈籠和窗裏的燈光照耀着。

整個的街道，人們和馬車擁塞着。

現在這條街是完全空了。夏天的太陽閃爍着歡愉的光線。但是在客堂裏，好像白天裏空曠的戲院，無人的音樂廳一樣，由於下垂的窗簾，顯得十分幽暗，淒涼。

那裏光滑的邊板 and 黃色的、時間浸蝕的、破舊的鍵盤幽幽地閃出暗色的光。陳腐的、不健康的空氣裏還保留着昨晚的氣味！香粉味、煙草味、潮溼的酸味，女性肌肉上發出的不健康的汗氣，酬酸肥皂的氣味，以及昨天才擦過地板的滑石粉味。今天是三、四（復活節後第一個星期日）依照慣例，這院子裏的女傭買了一整車的蘆葦，乘姑娘們全沉睡着的時候，把這長厚的葉鋪在廊下。私室，會客室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再在壁像面前點着燈。這些事是素來不由姑娘們做的，因為她們的手，由於晚上狼狽的行爲，使沒有資格在壁像面前呈展應用了。

整個屋子充滿着寂靜和空虛。廚房裏有單調的切細肉的聲音。一個名叫露芭的姑娘，赤着腳，手臂露着，面上有些雀斑，不十分好看，但是身體很健美，渾身都是肌肉，從裏面走到天井裏來。昨天她祇接過六個客人，但沒有一個在她房裏住夜。所以她睡得很充足，很早的在十點鐘便起來，愉快地幫着廚役洗刷廚房裏的地板和桌子。現在她帶着些碎肉和骨頭，出來餵一條鎖着的狗——阿摩。這是一條龐

大的，執拗的獵狗，有着光滑的毛色和黑色的鼻子，看見這姑娘來，使用牠的前爪跳將上去，把鍊子拉得緊緊的，喉裏短促地喘着氣，接着，頭又轉向地上，尾巴亂搖，做出各種乞憐的樣子。但她，用細肉在牠面前捏了捏，擲掄牠，用做作出來的嚴厲的聲音喝着：

『你，你——笨傢伙！我會給你的！你敢——』

但是她馬上很喜愉的逗這狗玩，擁抱牠，撫摩牠。她今天顯然很愉快；她昨天精神充足地一個人睡了一晚，沒有一個住客，今天又是三一節，回想着幼年時候朦朧的一切，又是這樣難得看見的好天。

昨天的過夜客人都絡繹走了。最富有買賣意味的營業時間又快到了。

一個人在這院子的女主人房裏喝着咖啡。一個是女主人自己，她登記證上的名字是薩凡區，麥可夫娜。快六十歲的人了，矮小，結實。可以用三個軟球來幻想她的身軀。——一個圓頭，一個圓形的上身，和一個圓形的下身。她淡藍的眼睛竟有些像孩子的天真的外表，但是嘴唇則已經是一個老年人的嘴了。草黃色的嘴唇堅決地下垂着。她丈夫伊薩亞，薩凡區亦是一個小小的，灰褐色的，沉靜的老人。他是在他妻子的指縫下過生活的，從安娜還祇是這院子裏的管家的時候，他便是這屋子的

快役，一直到現在，他很想使自己變成更有些用些，他自己學會了拉提琴，現在，每天晚上，他可以伴奏些舞曲了。

另外兩個人是女管家——大管家與小管家。大管家名叫愛瑪·愛德華美娜，四十六歲，高個子，發育健全，栗色的頭髮，三層肥胖的下顎。面孔呈土色，像一只梨，從前額胖到面頰。鼻子有些崛起，嘴唇緊閉，面部表情是溫靜中帶着威嚴。在這院子裏的每個姑娘都曉得：一二年內女主人安娜就要把這院子，連同所有的權利，生財等賣掉，買主就是這位愛瑪大管家，所以她們對於她的懼怕不亞於女主人。遭她打過的姑娘一看見她殘忍冷酷，毫無表情的臉便會顫慄。姑娘中間也有幾個是她喜歡的，但她仍舊用妒忌的愛去對待她們。

小管家名叫茶西亞。她剛從普通的姑娘階級中跳出來。姑娘們很熟悉的，諂媚的。親熱地叫她『小管家』。她是活潑輕鬆的人，稍有一些斜視，前額的頭髮老是鬆曲着。她喜歡戲子——特別是強壯的笑劇家，她對愛瑪極為曲意逢迎。

第五個人是當地警察局的區長——蒲克許。他像一個體育家，禿頂，紅鬚，活潑銳利的藍眼，愉快但有些粗暴的聲音，每個人知道他從前曾經幹過秘密警察，由于他有超人的臂力和殘忍，不少流氓地痞曾被她擊倒過的。